

喻荣军 著

The Insane Asylum Is Next Door to Heaven The Collected Plays of Nick Rongjun Yu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喻荣军话剧作品选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1234
43

喻荣军 著

1234

43

The Insane Asylum Is Next Door to Heaven The Collected Plays of Nick Rongjun Yu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喻荣军话剧作品选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 喻荣军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685-888-2

I. 天… II. 喻…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0524号

责任编辑 毛小曼

封面设计 洪 健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著 者 喻荣军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5-888-2/J.822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63064963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自序

2005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十周年，写过一篇有关我自己话剧十年的点点滴滴，置于此，是为序。

十年前，偶然的機會，懵懵懂懂地進入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那時候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和上海青年話劇團剛剛合併。雖然當時在人藝實地工作，卻並不了解話劇到底是什麼？所有的記憶只是大三那年，跟着一個同學騎着自行車從五角場趕到安福路的小劇場看了一場當時上海人藝演出的話劇《奧賽羅》。

話劇中心成立十年，我也在這裡工作了十年，與話劇打交道也整整十年，十年當中，由陌生到熟悉，幾乎每個日子都离不开話劇，冬去春來，倏忽之間，話劇卻早已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站在話劇大廈的門口，仰直了脖子才能看到藝術劇院的樓頂，細想起以前，不管是人藝孤独的小劇場、擁擠的黑匣子、雜亂却溫馨的庭院，還是青話繁茂的花園、曲徑通幽的戲劇沙龍或是滿園的桂花香，那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那一句叮嚀，一陣笑聲，一個身影甚至一聲責罵，都如同舊夢一般，抓不住，摸不着，卻總是心底里最溫柔的部分。

因為話劇，因為喜歡，因為生計，或是因為一個不太清楚的念頭，一群人相聚這裡。燈亮景轉，幕開幕謝，時間在我們身邊悄悄地溜走，消却的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换来的是觀眾們的喜怒哀樂。老的人走了，新的人來了，不變的却是每晚舞台上呈現的良心。

十年前，走進人藝的小樓，踏着光滑的樓梯，腳步有些遲疑不前，連空氣都顯得捉摸不定。放棄在别人眼裡不錯的工作，硬生生闖進這陌生的環境；心裡總有些忐忑，甚至有些後悔自己的一時沖動和貿然決

定。然而，那亲切的笑脸，温柔的话语，顷刻间又让自己有些暗暗庆幸。

记得报到的第一天晚上，自己就去人艺小剧场拆台，从拆灯具、解幕布、打绳结、到装车、卸车，灯光、音响、装置、服装、化妆、道具，突然之间，好像一下地发现了舞台背后的许多秘密。

从人艺的黑匣子到青话的小剧场，每次开场前都站在观众席的后面，最担心倒不是戏会怎样，而是今天会不会有观众。那十来排的观众席就象是自己悬着的那颗心，总是空荡荡的。

记得那次下暴雨，整条安福路都被水淹了，晚上，立在青话的大门口，站在齐膝深的浑水里，望着空荡荡的水面，整条街一个人影也没有。想起后台狭小的化妆间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演员们正对着镜子默默的化妆，心里真不是滋味。记得，那天晚上共卖出去三十二张票，不会真的一个都不来吧？七点零五分，还只有两个观众坐在第二排，他们笑着问，今晚会不会是他们的专场？然而，当我再次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却发现整条安福路象是突然间热闹起来，路灯下，涟漪中，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水中跋涉，水花声、笑声不断。场灯渐暗，演出开始，在黑暗中数了数人数，整整三十二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天晚上，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看什么戏倒是忘了，可是安福路路灯下那水面上的笑声却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令人陶醉。

自己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自己的戏会上演。可当我把剧本给前辈老师和领导时，得到的却都是鼓励与赞许。也正是这些鼓励的话，激励我在创作的道路上一步步地试探着往前走。十年了，算了一下，自己一共有十部戏在中心上演。《去年冬天》是第一部，还记得第一场演出时，自己一直呆在剧场外的草坪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就是不敢进剧场。《WWW.COM》演出时，第一轮我看了四十六场，总觉得看不够似的。《天堂隔壁是疯人院》演出时，一直站在观众席后面跟着观众一起笑，当然还有一个家伙站得比我更久，笑得比我更响，他叫尹铸胜，是这个戏的导演。《女人四十》演出时，我看的时候比写的时候感动，以

至我一直在想，以后有机会就一定要给宋忆宁这样的好演员写戏。与导演一起改《非常责任》剧本时，第一次发现写剧本其实很辛苦。在写《卡布切诺的咸味》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创作时一泻千里的爽快。而自己钟爱的《谎言背后》却让我发现自己与观众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香水》让我尝到失败与成功相杂的滋味与编剧的无助，却也让我发现生活中可写的东西其实有很多。《WWW.COM》英文版演出时，坐在剧场里，自己一直试着听懂，到头来却纳闷那到底是不是我的戏。《人模狗样》从开始创作到演出，历经大半年，到也不辛苦，对于新的尝试，前辈的鼓励更令人兴奋不已。也有的戏，辛辛苦苦写了很长时间，排练了，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公演，可过程还在，就不后悔了。

戏剧如梦，真实的梦，对于这个梦我从来没有奢求，有的只有感激。看着空荡荡的观众席满了又空，空了又满，感激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去年冬天》里有一句台词那是我对戏剧真实的感受。“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拉开大幕，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舞台上；面对着的是空荡荡的观众席，我的生命在这一时刻都凝聚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皈依了艺术的宗教。”许承先老师在读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里的眼泪，其实，我想这也是我们许多话剧人的感受吧。

人艺的小楼前有一颗大樟树，青话的小楼前也有一颗大樟树，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打从那树底下经过，你会觉着什么是宽容。人艺的院子里有一块草坪，青话的院子里也有一块草坪，草色青青，依依如毯，打从那草丛上走过，你会觉着什么叫舒畅。话剧十年，让我感受到剧院的宽容。十年话剧，让我体会到在这里工作的舒畅。

十年了，吵过，叫过，哭过，笑过。十年了，前辈的背影不远，后生的脚步渐近。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只是，站在人生的舞台上，你我记忆里总会拥有那一片更为热烈的掌声。

十年，一个台阶。十年，一个脚印。但愿，下一个十年，还如此。

喻荣军话剧作品选 目录

序 >>001 Contents

1 去年冬天

>>001

Last Winter

创作于 1996 年

2 www.com

>>037

www.com

创作于 2000 年

3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085

The Insane Asylum is Next

Door to Heaven

创作于 1998 年

4 卡布其诺的咸味

>>129

The Salty Taste of Cappuccino

创作于 2000 年

159 <<

谎言背后

Behind the Lie

创作于 2001 年

207 <<

香 水

Perfume

创作于 2003 年

263 <<

午夜的哈瓦那

The Midnight of Havana Club

创作于 2003 年

319 <<

活性炭

Activated Carbon

创作于 2004 年

喻荣军其他舞台作品列表 (2002 年至 2008 年) 372 <<

去年冬天

Last Winter

人物

陆少丰：男，五十八岁，剧团退休演员

白 兰：女，二十五岁，大学刚毕业。职校心理教师，李成的未婚妻

李 成：男，二十九岁，外资企业员工

时 间：现代

地 点：城市的一所高层住宅里



孤寂袭上心头，友情、亲情、爱情就日显珍贵。

——题记



去年冬天

WWW.COM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卡布其诺的咸味

谎言背后

香水

午夜的哈瓦那

活性炭

去年冬天（普通话版）

创作于1996年。

2000年1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话首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

龙。（导演：滕雪坤；舞美设计：桑琦；主演：许承先、薛佳凝、尹铸胜等）演出近100场。

9月发表于《上海艺术家》。

获上海首届文化新品奖第一名。

赴广州参加国际小剧场戏剧节。

2001年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

参加上海现代剧展演剧目。

2002年在沈阳全国话剧展演中荣获剧目奖，优秀编剧奖。

参加日本大阪·神户亚细亚戏剧节。

去年冬天（日文版）

2001年7月日文版出版发表。（翻译：木田日登美）

关于舞台 整个舞台就是一个二室一厅住房的实景。客厅在中间，较大，布置较为考究，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过的，显示出主人的品味。在客厅的沙发前有一个茶几，墙壁一角的立柜上放着一台CD机，CD机的上面摆着一只镜框，放着一个年轻女子半身的黑白照片。客厅墙上显眼的地方挂放着一只英国管，其不远处挂着一个可移动式的分机电话。客厅有五扇门，一扇通外面走廊，一扇通厨房，一扇通向卫生间，另两扇各通向两间卧室。舞台左前面一个突出的地方可代表阳台，阳台连着客厅。



【漆黑的舞台上，寂静无声。少顷，隐约的水滴声，从无到有，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空灵。灯光随着水滴声渐起。陆少丰怔怔地坐在清冷的客厅里，怀里抱着一支英国管，呆呆地看着面前茶几上零乱地摆放着的几袋方便面，显得孤寂而无助，此刻，他似乎在仔细地倾听着那其实存在于他虚幻意识里空灵的水滴声。

陆少丰 （喃喃地）滴吧！滴完了，就都走了！

【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主题旋律在舞台空间里似有似无地响起。飘荡在陆少丰无尽的思绪里。

【陆少丰起身，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亮光，他似乎在犹豫。最终，他像是鼓起勇气，一下子拉开窗帘，温暖的阳光没商量地窜进房间，一片炫黄罩在陆少丰的身上，他有些不适地用手遮住了眼睛。

【陆少丰看着窗外，似乎尽力把自己的思绪从回忆中扯回来。他转身坐回到沙发上，开始仔细地用手抚摸着英国管，像是在轻抚刚出生的婴儿。他打量着英国管，倾听着那似乎正从里面流淌出的音乐声。

【突然间，门铃响起。陆少丰本能地转身抓起电话。正欲说话时，他意识到是门铃声。

陆少丰 谁呀？

白 兰 （门外）请问，这是十八楼八号吗？

陆少丰 （陆少丰轻轻地打开门，门口站着白兰。）你？找谁？

白 兰 您好，我是来租房子的，租赁公司说您这儿有一间房子要出租？

陆少丰 是的。可你不行！

白 兰 为什么？

陆少丰 我一个人住！

白 兰 您一个人住？（小声嘀咕）这……这有什么关系？

陆少丰 对不起！（陆少丰随即关上门，他准备把英国管挂在墙上。）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很明摆着吗？

【门铃声又起。

陆少丰 （打开门）我不是说了吗，不租！（抬头看是李成）干什



李 成 还没有呢，老师。

陆少丰 (笑) 诚实，我喜欢。别告诉我，你们有了孩子。(稍停，询问地看着李成和白兰，李成摇了摇头) 还好，否则，商谈中止。

白 兰 您不喜欢孩子？

陆少丰 不！实际上我更怕他们。你们知道我租房子是有附加条件的。

白 兰 知道！在本市工作，有本市户口的外地年轻人，作风正派，有规定的作息時間，居住期间要绝对能保持安静，月租一千八百元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外加在必要的时候陪房东聊天，还有……

李 成 (接上) 还有必要的家务活要和房东一起做。

陆少丰 简单的说就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白 兰 这我们知道。

陆少丰 认识一下，我叫陆少丰。

白 兰 (突然地) 您？……陆少丰，您就是陆少丰陆老师，是吧！我一眼就认出您来了！我看过您演的戏，是录像，上大学时我选修了艺术赏析课，我们老师选的几部话剧都是您主演的，尤其是《哈姆雷特》，真是棒极了。只是很遗憾，至今我还没有在剧场里看过您演的演出呢。(李成小声地制止她) 对不起，陆老师，你看，我有些得意忘形了。

陆少丰 没什么，以前的事了，没理由炫耀。看看房间吧！（带着李成与白兰看着房子）喏，这是客厅，我们公用。那边是我的房间，小点儿。这边一间大点儿，原先是我孩子们住的，准备出租，你们住，那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喏，这是阳台，外面也没什么高楼挡住，视野很开阔。觉得怎么样？

白 兰 不错，很不错！

陆少丰 你们打算租多久？

白 兰 我刚毕业，在学校上课，没几个钱，他们公司也不会给房子，我想租的时间长一些，再说搬家也不方便。

李 成 先交一年的房租，还不知我们是否合得来呢！

陆少丰 如果觉得还可以，先交半年！



去年冬天

WWW.COM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卡布其诺的咸味

谎言背后

香水

深夜的哈瓦那

活性炭

白 兰 半年？

李 成 （小声地制止白兰）半年挺好！

陆少丰 好，那就半年吧！（对白兰）当老师的！教什么？

李 成 她教心理学。

陆少丰 只是做老师太辛苦。我爱人以前就是老师，辛辛苦苦一辈子。

白 兰 她教什么？

陆少丰 英语。（对李成）你在公司里做……（因为是老花眼，远远地看着证件）你的公司叫……什么来着？

李 成 （卖弄地）那是英语，大写，不好认，维爱斯特…

陆少丰 Vestal，原义是指处女，像是来自于古拉丁语。不过，这名字太旧了，你们公司怎么还取这样的名字？（发现了李成的尴尬）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李 成 代理。

陆少丰 代理？经常听到？就是不懂，什么时候得请教你一下，现在这新名词太多，跟不上了！

陆少丰 陆先生学过英语？

陆少丰 没有，那都是因为我爱人，在学校里她教学生，回到家就教我，所以懂一点儿。我儿子女儿去美国之前，英语都是她教的。

李 成 真不错。

陆少丰 她两年前就去世了。

李 成 对不起。

陆少丰 没什么，都过去了。

白 兰 陆老师，您多大了？

陆少丰 我？

白 兰 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陆少丰 五十八，老了。

白 兰 五十八？我还以为您不到五十呢！你看上去比同龄的人小多了！

陆少丰 谢谢。

李 成 陆老师，刚才真的很抱歉，啊。

陆少丰 不，其实，刚才抱歉的应该是我！我心情不好。原先是想



租房子，后来又犹豫起来，不过看到你们俩我倒是真的想试试。

白 兰 陆老师，我们会很好的，真的。

陆少丰 这我相信。

白 兰 陆老师，您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陆少丰 那你原来想我是怎么样的？

白 兰 我是说我没想到您会是我的房东，这太好了！

陆少丰 好不好，现在还不知道，得靠我们一起努力。

李 成 陆先生，您有事打我手机，号码在名片上。

陆少丰 当然，我还要向您请教什么是代理呢！

李 成 不不不，陆老师，您太客气了。

陆少丰 不，我是想问，真的不懂。

白 兰 （发现CD机上的镜框）陆老师，你女儿？

陆少丰 不，那是我爱人年轻时拍的照片。

白 兰 她真漂亮。（发现陆少丰一直拿在手上的英国管）陆老师，这是什么乐器？

陆少丰 英国管。我爱人的，她做老师之前是吹英国管的。

白 兰 英国管？我从未见过，真漂亮。

陆少丰 它漂亮的可不是外表，而是它流淌出来的旋律。

李 成 （看到茶几上的几袋方便面与一个刚用过的面碗）陆老师，这么多方便面？

陆少丰 （忙掩饰着）方便面嘛——方便！

李 成 那……陆先生，就这样吧。什么时候让我们搬过来，您通知。

陆少丰 好的，我尽快！里面有些东西我还要收拾一下。不过，家具我都给你们留着，都还没用过呢，东西嘛，你们能少带就少带，我这儿有的，你们都可以用。其实，我这个人挺随便的。以后你们住进来就会全知道的。

李 成 知道，陆先生。那……陆先生，我们走了，再见了。谢谢您！

白 兰 再见！陆老师。（欲从门口下）

陆少丰 再见！（叫住他们）噢，小李，别忘了拟个协议带来，万一以后出了事我们还可以——（笑）



去年冬天

WWW.COM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卡布其诺的咸味

谎言背后

香水

午夜的哈瓦那

活性炭

李 成 (笑) 好的, 陆先生, 再见!

白 兰 再见! 陆老师! (李成、白兰下)

【陆少丰若有所思地关上门, 拿起电话。

陆少丰 (自言自语地) 可笑吧! 我出的条件这么苛刻, 还真有人要住进来了! (顺手拿起电话。) 秀兰, 你知道吗? 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可租出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更烦。秀兰啊, 我就知道, 你是怕我不够烦呀!

【灯光急暗。

二

【一阵清脆的闹钟声响过, 灯光起。空空的客厅。

场外音: 白 兰 李成, 起床, 起床。都七点多了。我去做早饭, 今天第一天, 留个好印象。哎, 快点, 别懒了。

李 成 (不耐烦地) 干吗呀! 租房子, 又不是当保姆。

白 兰 少废话, 快起床, 起床!

【白兰急匆匆地开门, 一边慌乱地整理着衣服和头发, 一边匆匆地冲到卫生间里, 少顷, 随着马桶的冲水声, 她又冲了出来。猛然, 她发现陆少丰的房门开着, 于是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向里看了看, 房间里没人。

白 兰 (冲着房间里大声地) 李成, 起床! 人家陆老师早就出去了, 快点儿。(发现房间里没有动静, 于是打开录音机, 把音量调到最大, 立即, 摇滚乐狂燥地荡开来。)

李 成 (打着呵欠) 干吗呀! 轻点。

白 兰 起床呀! 陆老师早起床了! 快点, 你去买早点。

【白兰把李成拉起来, 她开始边梳头边整理着房间。李成提着裤子, 风风火火地奔到卫生间里, 门“砰”的一声给关上。

【房门打开, 陆少丰提着蔬菜和一袋米上。他立在门口, 他显然有些不适应家里的音乐声。

白 兰 (推开房门出来, 边梳着头发) 喂, 懒猪, 你就不能快一点儿, 时间来不及了, 快点。(猛然看到立在门口的陆少丰。尴尬地) 陆……陆老师, 您回来了! (意识到震天响的音乐, 立即跑进去把音乐关掉) 陆老师……这……这……李成他……



李 成 (在卫生间里大叫)喂,干吗? MUSIC, MUSIC,干吗关掉!他又不在家。(随着再一声抽水马桶响,李成开门边系裤带边跳出来)真是的,好了!想吃什么?快说!(看到白兰,顺着白兰的目光看到陆少丰。急忙躲开,被白兰拉住,尴尬地)陆……陆老师!对不起。

陆少丰 (晃晃手中的马甲袋)没什么,相互适应嘛!都起床了,还习惯吗?

白 兰 习惯的,陆老师!

陆少丰 今天晚上我想试着做做饭,虽然我的手艺不行,从来也没做过,但我想试一试。

白 兰 陆老师,下班回来我帮您一起做!

陆少丰 那好呀!萝卜烧肉和韭菜虾仁,你喜欢吗?

白 兰 喜欢!

陆少丰 喜欢?到时候别骂我!我可是不想再吃方便面了!呐,小李,别光站在那儿呀!把这袋米给我提进去,一下子来了两位年轻力壮的,我想,首先米是肯定不够吃的。

白 兰 (笑着,出门去提进米袋,李成想抢先,被白兰止住)去,刷牙去!陆老师,您先休息会儿,我来做早饭。不好意思,太晚了。(李成尴尬地退进卫生间)

陆少丰 早饭?今天我起了个早,早就做好了。

白 兰 做好了!?

陆少丰 啊!我起得早,红豆糯米粥,我走的时候用小火熬着,现在估计火候正好。

李 成 (突然,像是闻到什么?)嗯,什么味道?

陆少丰 糟了!糊了!我去看看!(陆少丰急奔厨房下)

李 成 (白兰欲跟进,被李成叫住)白兰。今晚我晚些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别等我。

白 兰 (冷冷地)晚上回来冷,你得多穿点衣服。

李 成 公司有个会,确实走不开。

白 兰 我又没说什么,你别做贼心虚!走不开?怕又是什么人离不开吧!?

李 成 你瞎搀乎什么呀?

白 兰 没有的事,你怕我说什么啊?



去年冬天
WWW.COM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
卡布其诺的咸味
谎言背后
香水
午夜的哈瓦那
活性炭

【陆少丰端着烧糊了粥和碗筷上

陆少丰 糟了！粥全糊了！我本来以为可以熬得挺好！没经验！

白 兰 （看了看锅里）陆老师，可以的，这样更香！

陆少丰 白兰，你不要尽说好话，要不，以后有你吃糊饭的时候！

白 兰 不会的。

李 成 陆老师，您不大做饭？

陆少丰 不大做饭？不，是不会做饭！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熬粥！以前我爱人在的时候，我从不下厨房的！现在……唉，不说了。不过，小李，说真的，晚上我们俩喝上几杯，都好久没有在家里喝酒了！

李 成 陆老师，对不起，我可能不行！

陆少丰 不行？一个大小伙子不能喝酒……？

李 成 不，陆老师，我今晚加班，可能得回来晚。

陆少丰 噢，那没关系，来日方长嘛！

李 成 （看了一下表）GOD，糟了，我得赶快走，要不又要迟到了，对不起，陆老师，我来不及吃了，你们慢慢吃！（冲进房间时拿起衣服和包，逃也似地奔出了门。）BYE—BYE！（门在身后被咣地一带关上。）

陆少丰 白兰，小李挺忙呀，外企都管得这么严？

白 兰 外企？他再做下去都快成汉奸了！

陆少丰 在外国公司工作有他的难处，这就跟过去的买办差不多。

白 兰 陆老师，没那么严重的。陆老师，我一直都想问您呢？您为什么要租房子？我看您也不缺钱！

陆少丰 噢，可能是为了我爱人吧！她走的时候，希望我能再找个老伴，找个人照顾我，可是我办不到！所以朋友就给我出了个馊主意，实在不行，就把房子给租出去，有人住了，兴许就不寂寞了！

白 兰 那我们您满意吗？

陆少丰 至少目前为止，还不错。

白 兰 那您干吗不去美国，您孩子都在那儿？

陆少丰 去美国？！我——（陆少丰一时间找不出答案）

白 兰 您是怕不习惯吧？